

如画风景旁，是成片的一枝黄花

这种“生态杀手”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 相关部门表示马上清理

又到了深秋时节，在宁波一些城郊区域，除了美丽风景外，还常能看到泛滥的一枝黄花，着实大煞风景。昨日记者实地走访，发现此类问题随处可见，甚至景区周边也难逃被这种“生态杀手”入侵的厄运。



东钱湖鄞城大道旁的一枝黄花。

东钱湖“美丽公路”沿线，一枝黄花泛滥

午后的东钱湖风景如画，记者来到环湖东路，依山而建的公路十分美丽，沿途绿化带上成片的粉黛乱子草如云似雾，煞是好看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。然而，大煞风景的是在南宋石刻公园附近沿线路边，随处可见一枝黄花野蛮生长。

这些“生态杀手”长势旺盛，高的达到两米，矮的也有一米左右，枝头黄花团簇。它们成群结队，或疏或密，挨挨挤挤，在风中摇曳。

记者走近察看，发现它们的“势力范围”不仅在路边，还入侵到了一旁的田地。附近一个偌大的花木场里，种植的花木丛中也随处

可见一枝黄花。

“没办法，村里工作人员上半年来治理过一次，打过药水，但到了下半年还是照样生长。”农户朱先生告诉记者，一枝黄花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根系发达，一旦生长起来，吸收田地里的养分十分厉害，花木的生长环境很容易被破坏。

走访城郊，野蛮生长的一枝黄花随处可见

记者发现，这样野蛮生长的一枝黄花在城郊随处可见。在东钱湖鄞城大道与横东段公路交叉口旁边的绿化带上，记者也看到一大片。这里的绿化带原本铺着绿草皮，但现在草皮已经被成片的一枝黄花侵占。

不仅鄞州区，记者在杭州湾新区也看到一枝黄花泛滥，生长在当

地广袤的田地间。海创植物梦工厂的水稻种植基地路边田埂上，一枝黄花长得比农作物还要高。

“一枝黄花对农作物影响较大，我们只能经常将它们割掉，但割掉又会长出来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。”当地一名农户无奈地说。

农业专家介绍，一枝黄花的繁

殖率非常惊人，它既可以利用自己开花期后的种子繁殖，也可以用宿根繁殖。种子扩散力极强，一株能释放20000余粒种子，遇土即可成活。而且根茎发达，横行蔓延，侵占土地养分、水分，加上株体高大，使低矮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。它还十分耐寒，所到之处往往让其他植物难以生存。

东钱湖镇农业负责人表示将马上清理

记者将这一情况向农业部门进行了反映。东钱湖镇负责农业农村的人员表示，他们是定期在治理一枝黄花的，但最近农业工作人员刚刚调整，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发现。该负责人说，南宋石刻公园附近的一枝黄花，可能因为当

地一些村子整村拆迁后相关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，导致一枝黄花肆意生长。他表示，将马上与村里联系，安排专人进行清理。

对于杭州湾新区农业种植区域一枝黄花泛滥的情况，记者也联系了当地农业相关负责人。对

方表示水稻种植区里没有一枝黄花，因为它不适宜在水中生长。疯狂生长的一枝黄花很多都是在路边、田埂上，下一步他们会进行清理整治，防止其侵入农田破坏农作物。

记者 陈善君 文/摄

300余辆废旧自行车可以做什么？

这场“变形记”，居民的点子让你想不到

13日下午，鄞州区东郊街道宁丰铭庭小区，几名热心居民将自行车轮毂做成的景观小品搬到了小区草坪上。30余个轮毂用卡扣固定，搭建成一个特别空间，未来配上花卉绿植，一定会美翻了。

谁能想到，这些自行车轮毂曾经是居民丢弃在楼道或小区角落的废弃物。一场“废车变形记”，让居民们脑洞大开，现在一个个创意正在这个拆迁安置小区“落地开花”。

宁丰铭庭小区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，楼道堆物问题一直是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。上月，东郊街道“楼道清爽”专项行动暨“废车换大米”公益活动启动，引导居民用家里的废弃童车或自行车来兑换大米。“短短半个月时间，社区就收

集了300余辆自行车。”宁丰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孝渊说，

这些废弃自行车该何去何从？这让张孝渊很纠结。“我看到有些网红打卡点，直接把废旧自行车打造成景观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？”一位居民无意间的一句话，打开了张孝渊的思路。

用废弃车扮靓美好家园，“废车变形记”应运而生。

11月7日上午，在宁丰社区居委会，一场关于“废车变形记”的创意分享会让人脑洞大开。来自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设计学院的老师现场讲解设计方案，居民更是突发奇想。

方慧是宁丰铭庭小区业委会成员。她建议，在小区以废旧自行车主题打造几个节点，设计师带动

居民一起参与。“我以前就看到过，可以用自行车轮毂焊接成一个网红打卡点。”

“现在的轮毂大多是铝制的，不能用焊接，最好用卡扣来衔接。”65岁手工达人钱武汉的建议，最终被设计师采纳。

“这个架子上可以种一些绿植，和周边的绿地更协调。”居民黄彩君平日里就喜欢种些花草草，她建议两边可以稍微密一点，在顶部留空隙。

一场创意分享会，高校教师和居民碰撞出不少火花。未来，他们将联手改造，用废旧自行车进行艺术化改造，打造出一个个景观小品。

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张琼冉 通讯员 蔡依宁



一弓一弦 弹出冬日温暖

冬天的脚步声日渐清晰，眼下，家家户户开始翻箱倒柜，准备过冬的厚衣和被褥。刚刚过去的“双11”，羽绒被、蚕丝被、大豆被等床上用品销量喜人，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而言，他们更喜欢找一家棉花店，打一床松软的棉被，感受儿时记忆里的温暖。

在北仑区柴桥街道芦南社区，有一家弹棉花店，没有店名，只有一块写着“加工新旧棉花”字样的木制招牌，朴素而直白。店主杨伯官今年47岁，老家温州，来宁波30多年了。因为不爱读书，他十几岁就开始做学徒弹棉花，只为将来能有一技傍身。如今，杨伯官的手艺被远近街坊认可。

杨伯官系好腰带，背上绷弓，左手紧握长柄，右手拿着一个弹花锤，用锤不停地敲击弓弦，震动的弦把棉花打散，原本块状的棉花变得如柳絮般轻盈，在空中舞蹈。弹棉花看似简单的动作，需要的不仅是力气，还有技术。“弹棉花很考验臂力和腰力。可不能只用蛮力，要有节奏感和层次感，棉花不能有断裂。”杨伯官说。

杨伯官把一团团棉花弹成轻柔的棉絮后，就可以一层一层铺成棉被，然后棉被两面覆上一层网纱，用压盘轻轻来回旋转，直到棉花与网纱紧密连接在一起，一条崭新的棉被就做好了。如果是结婚人家来定制喜被，杨伯官会用红绵线摆成双喜字样。

采访过程中，不断有市民提着旧棉被来找杨伯官翻新。尽管旧絮没有新棉暖和，但再次加工后，硬瘪瘪的旧棉被也会变得柔软蓬松。

“20多年前，弹棉花生意很好的，那时还没有这么多材质的被子，大家盖的都是棉被。每到年末，弹棉花的人特别多。现在生意少了很多，我的顾客主要是些老年人。”杨伯官说。

时光飞逝，昔日街头巷尾“弹棉花喽”的吆喝声已经消失成了绝唱，手工弹棉花也已被轧花机所取代，但杨伯官依旧坚守着这份厚重而温暖的传统技艺，现在的他，弹棉花不再为生计，而是为了回忆。

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叶晶晶



杨伯官正在弹棉花。记者 郑凯侠 摄